

斷流

那條河終究消失了。

那天回到老家，我臨時起意想去看看那條河，卻瞧見了乾涸的河道。叔叔說是因為先前的一場地震，使上游的地層變動，河流便改道了，只有雨天時，些微形成的小水流，滋潤河床上那些粗糙而傷痕滿佈的龜裂。

我曾研究過河川的週期，回春作用使得衰微的河川能有再一次的機會，回復成幼年期那般，流有洶湧而豐沛的水源，但這種作用，卻不包括改道或阻礙的斷流河。

這實在令人感嘆，一條河的形成至少也得幾十年的時間，因為一場無預警的地層變動，河川改道，一個流域的土地便不再豐潤了。但回頭想想也是奇怪，我並沒有見過這條河幾次亦無深刻情感，甚至隱然有股厭惡，但對它的消逝卻又有些難捨，我試著想釐清這複雜情緒的原因，卻又雜然難解，只好無奈的皺了皺眉，再看一眼已無流水的河道，漫步離去。

直到幾個月前為了搬家，整理書架，才無意間翻出了張攝於老家，以那條河為背景的相片。相中有兩人，一個是父親，咧開那因長年嚼檳榔而異常紅潤的嘴，擁我而笑；而我卻皺著眉，一臉無奈。推算照片裡的我，大概是七八歲的時候吧，那無奈的表情和我稚氣的臉極不相稱，但卻讓我徹徹底底的回憶起那條河，以及我對父親的排斥。

在我眼中，父親並不是完美的父親，求學時代許多非不得已要家長到校的場合，我總希望是母親出席。父親抽煙、喝酒、吃檳榔、滿口粗話，胸口還有大片刺青。初上小學時，我開始瞭解父親的形象根本和地痞流氓無二，某次運動會時，父親穿著邋遢，襪拖鞋、嚼檳榔，在運動場上大喊我的名字，為自己賣力奔跑的兒子拿下勝利而虛榮自滿。但父親並不瞭解我的心理，那是我第一次得到榮耀卻無比羞恥，在終點線的我接受眾人眼光的掃射，彷彿是一場細密的凌遲。

大概也是在那段時間，我開始憎恨那條河。緣是有個假日，父親要我和他去那條河釣魚，我對此並無興趣，況且那條河恰在學校附近，我不願讓可能經過的同學看見父親，但百般拒絕的結果，卻換來粗口髒話和一巴掌的教訓。

於是那個漫長的午後，我終究只能繃著一臉坐在岸邊，心裡咒罵著父親，和這條河的流經，但父親卻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釣魚，一邊還吹著口哨，而恰好路過的級任老師認出了我們，並為我們攝下那張合影。

故事太久遠了，那個下午咒罵些什麼倒也忘了，只記得餘光之中，父親汗水如漿流過打赤膊的胸脯，像為胸前的刺青上了一層閃亮的釉，和河面上的粼粼波光，一同照著我臉上那塊熱辣。

那是最後一次單獨和父親的出遊，爾後的十幾年來，父親和我倒極有默契的避掉一切可能尷尬的相處，但從此，那條河卻以各種方式，在我的人生之中繼續拓寬它的流域。

猶記得是在高中的某堂生物課，學到有關於遺傳血型的知識，AABB，ABII，彷彿排列組合，相容相剋，免去了滴血認親的舊俗戲碼。O型血液是全適型捐血者，任何人都可以接受，但O型血的人卻只能接受O型血的輸入。

那時血型性格說正風靡校園，A型保守謹慎、B型豪放活潑、AB型鬼才聰明，而O型血卻說是開朗樂觀。我恰好是O型，但卻不開朗，我對這些性格說法原本不以為然，但久而久之，我卻開始質疑自己血液的組成。

那個晚上，我把O型血液遺傳的可能整理出來，我知道母親是A型血，個性標準保守謹慎，但卻不知父親的血型，只好就著父親的性格推敲他的血型。說來也可笑，我回首思考父親的個性，竟是為了推測他血液的可能性。

但也一無所獲，腦海中每一個和父親有關的事件都提醒著他的性格仍舊如此，暴躁、易怒、自滿，不肯承認錯誤只會顧左右而言他，拼圖般組成的父親形象和十幾年前並無二致。

而那個時期的父親，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沒工作在家的他，游手好閒，成天抽煙酗酒，當求職無門或稍有不快之時，皮帶一抽就往我和母親的身上打，好幾處的疼痛時時提醒我何謂憎恨。

但有次他毆打太過使我本能地回擊，我猛力將他推倒在地作勢打他，卻被母親給攔阻，我楞了楞，這才發現父親只是看著我，並不還手，眼神迷惘，彷彿想著他的兒子已然成人，足有反擊的能力，而非當年良善的男孩。

我想起曾經看過的電影，劇中女主角因身上流有魔族的血，在成年之後魔性無從壓抑，從清純的少女成為殺人惡鬼。也許有天我也會如此，父親的個性因著遺傳而潛藏在我流動的血液之中，等待某個時刻，我也會變得像父親一般狂暴易怒。

我不想，也從不承認，然而母親卻說我越來越像父親，只是不同於父親的衝

動火爆，我叛逆而冷漠，以另外一種形式，體現了父親的血統。一開始我並不接受，但漸漸地，我發現自己身體的確有另一種反骨的性格，不過我並不向外發洩，而是轉而對自己施虐。

於是高三有段時間，我開始有了自殘的習慣。起初只是簡單地用指甲在手上或腿上，用力刮劃一條痕跡，但後來改成了美工刀，利刃輕輕劃過皮膚產生一道細瑣的紅線，幾顆血珠一如瑪瑙寶石，串在手上頗有另類的美感。那是一種奇妙的感覺，當冰涼的刃部壓在血管之上，血液彷彿便受壓而停止流動，父親的那些令人厭惡的因子便似乎不再在我體內奔竄。

而有次，我割得深了，截斷的血管一片紅豔汨汨而流，像是釋放了那些原罪。但心知不妙的我卻還能若無其事地走進醫院急診室，在意識模糊之前，告訴了護理人員，我是O型血。

如果一生有一次最貼近死亡經驗，我想便是那次，接近死亡的靈魂彷彿被投放在漫無邊際黑色沙漠，沒有聲響，沒有人跡，一切如此靜定，無法感受自己的存在，只有無盡的黑。但一切荒蕪之中，我卻漸漸感受到一股溫熱的流動，像是雨，更像河，確切來說，是那條河，它婆娑地流經身體，含載著無限的生機。

或許是因為那股流動，我幸運的重返人間。事後我聽母親講起，當時醫院O型血庫存量不足，父親知悉後便立刻趕到醫院，捐了500C.C.的血給我，讓我保住了一條命。我不可置否，不知道怎麼面對父親，那一巴掌的熱辣依稀還在臉龐，心裡蘊含著的情緒很是複雜。

自那以後，我血液裡的瘋狂逐漸沈澱，父親的血並沒有使我更加暴虐，不再自虐不再自殘，一如洶湧終會過去，平穩的流水依舊粼粼，我深刻的感受過，在那個無際而無助的世界，有一條河，從中流過。

事後，我和父親相處依舊，但或許知道父親只是用另一種方式來愛護我，我心中對他並不似從前那般厭惡。我也時常想起那條河，卻沒機會再回老家，雖然幾次過年家人都問我要不要回去，但推辭的習慣便讓我隨口將這些提議拒於千里，於是，那條河的變化，便只能留待想像了。

後來某個年假前的冬夜，我接到母親的電話。原以為她要告訴我有關年節的相關事項，卻得到父親中風的消息。當時正值期末考週，深夜一點我猶在電腦桌前謄寫報告，兼之母親的語氣聽來冷靜而平緩，我竟毫不猶豫，說自己年假回家再去探望父親。

關於中風，我知道的並不多，只知道是種慢性病，一拖多年，難以復原。也罷，父親自我升上高中，便辭去工作在家賦閒，先是六個月，後來整整六年，在家還是在醫院，我以為似乎沒什麼區別。

但當我在網頁上打上「中風」二字，查找了有關的知識，這時，我才大概知曉：中風，又稱作CVA，通常是由於腦部供血受阻，而迅速發展的腦功能損害。因著血管出現由血栓或栓塞所造成的阻礙，使血液無法流至腦部，導致大腦缺氧，進而使部份腦部壞死。

腦部壞死，聽上去跟手腳骨折相去不遠，我樂觀的以為，靠著復健和用藥，父親依舊能夠復原，但直到我在病床前見到他，才真正了解病情的嚴重性。父親的右腦已經壞死，言語和記憶都有所困難，小腦亦受損害，平衡感已非常人。是故他的世界，只剩下一半，那是就算花上幾十年的努力，都難以回復的劫難。

父親言語模糊，左側的身體已然無感，右側尚能活動，但動輒他便辱罵，罵天罵地罵我罵母親，罵他只剩一半的世界；又或傾斜身體，用仍能動作的右手揮砸眼前的一切，餐點水杯湯匙碗盤，甚至我打工攢來特別給他的除夕壓歲紅包，亦被他揮手撥去。如此的父親真像極了氾濫時節的河水，污濁、洶湧，四濺著無止盡的憤怒。

起初我還願意到醫院看看他，但父親的粗暴之舉更是變本加厲，躁動非常，連母親都不堪招架，是故我對父親的反感已淹沒了對他的關心和憐憫。雖然理智告訴我，父親是因病感到自己的無能，才使得情緒不穩；但感性的自己，卻將他暴行和他過往的記憶層層相疊，料想父親腦中的栓塞阻擋了血液的去路，血流一如六月暴漲的河，以至於他那只剩一半的身體完完全全地潰堤，奔流的憤怒使得那個潛藏多年的易怒父親又再度重臨。

幾經考慮後，父親被施打了鎮定劑，從此之後，他再也沒有說過任何話。我每每都在他昏睡之時去探望他，坐在病床旁看著他因病而慘白的容顏，他癱軟的身體不再揮打掙扎，終日昏沉地睡著，毫無激動和言語。看著這樣的父親，讓我陌生，但我心中卻有另一種感覺，想著他再也無法傷害我，再也無法讓我感到羞恥，便有一種解脫的寬慰。

爾後父親的體態越發消瘦，飲食不多，醒來的次數亦越來越少，我不確定這是否是自然狀況，還是人為的平靜，只知道他身體一日比一日虛弱，像是入秋的河水，日漸潺湲。

兩週之後，父親便過世了。

可以預料但也突如其來，再是哭泣淚流心痛扼腕，但喪期過後，大家便又各回其位，日子還是得過，但那些被父親傷害過的日子確確實實可以畫下句點了。

很多時候，我刻意不去回想父親，我從來無法解釋我對他是愛或恨，母親亦不會多談。他的肉體已經成屑成灰，而關於他的記憶，就像那條因斷流而廢棄枯竭的河道，只待時光之流帶走一切，憤恨的、哀戚的、自怨自艾的，掏洗過後，彷彿又展開新生。人的一生也大抵如此，而父親也不外如是。

現在，我總在夜深人靜之時，靜靜端詳著自己手腕上的傷疤，淺淺的紅痕讓我忘了當年劃下的那刀有多深狠。那些曾經斷裂的流動，在新皮的包覆下不再狂暴和躁動，不再潰崩。

一如那張父親和我難得的合照，相中的自己一臉無奈地看著如今失怙的我。而身後那條河仍然波光粼粼，豐沛的水量彷彿終年流動，永不斷流。